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十一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驥節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三月

杜註云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卽位在六月故此說是也必曰定無正月昭無正月終故定無正始謂之微辭非也按春王正月除隱公元年其餘十公

非首時無特書者惟莊公元年特書此後儒之所以疑也夫正月者周天子之月未有削天子之月以懲諸侯者下書六月戊辰公即位則魯事具在又何必去正月而後見義邪且魯君之不能正始實始自隱春秋不去正月於隱之元年而獨去正月於定之元年不亦異乎以魯則自六月戊辰以前皆非定之所有何有於正月以天下則又非定之所能有無安得以有正無正專歸於定吾故謂春秋於此因其無事可書從而不書以見魯國之

無君則可若謂定必不當書正則無此理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林云大夫專執於是始

京師承喪亂之後君父在艱危之中宋人不但不勤王并沓揷之役不受功此亂臣之尤者以晉之威力苟能恪共王命聲其罪以請於王爲天子執之以王命戮於會郎天子亦嘉賴之厥幾臣子同仇之義乎乃晉人執則執歸則歸全無待命於天子之意故書執宋仲幾于京師甚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叔孫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戊辰公即位

穀梁曰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其日何也著之也如穀梁之言則魯事昭是非定矣昭不正終定不正始豈待去正月而後見哉此即位者公子宋也乃昭公之弟非昭公之子也公衍實昭之子乃昭所立宋安得篡之苟米能守義不立如子臧季札而歸義嗣於公衍人亦孰能奪之即不然爲衆所强

能如晋悼淸原之語亦可以除先君之耻收旣廢之權奈何俛首聽廢置於季氏定無能爲已見於得國之初矣善乎舅犯之言曰亡人無寳仁親以爲寳重耳所以伯也吾反之卒以無成胡傳謂早定國家之本自是正論然非所以論於昭定之間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宫煬公伯禽子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宫

鄱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葢始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氏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昭公弟季氏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若曰煬以弟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者非吾之私意乃魯國之舊制耳夫奸人舉天下不難之事欲罔人以濟私必假舊制以文奸如季孫立煬宮是其一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在夏時爲八月爲非常之灾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此應殺者也宜殺而不殺故言草菽已收而草猶不殺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未應殺者也未可殺而殺故言菽言其害之及稼也而草不足言矣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伐國以利君子猶不爲也無利於國而伐人以挑

釁可謂知乎無極之讒猶在伍員之怨方深楚內不修德外不睦鄰黷兵玩寇徒自及也

數年以來春秋所記吳楚之事爲多則中國之君臣其玩愒不事事可知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昭二十五年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設兩觀乘大輅此皆天子之禮也然則兩觀者魯不宜有也明堂位曰雉門天子應門則是倣王制而爲之亦僭也既災而復作是魯之君

不悔於僭也魯侯無天子欲陪臣有諸侯乎胡傳

曰侯定遇災而懼葺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

侯執國命其敢乎此言是也而惜乎定之不悟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定竊國者也晉之不受是已而惜乎其不能討也

夫昭如晉不得入傳以爲季氏譖之如定者季氏

所立乃如晉亦不得入又可謂季氏譖之乎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爲人君不崇敦大之體而卞急已非御下之道又

信讒不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廢歲自賊何足
矜焉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 定 宋公 景 蔡侯 昭 衛侯 靈 陳子
懷 鄭伯 獻 許男 隱 曹伯 隱 莒子 郊 邾子 隱 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林云晉楚交兵止此

晉主諸侯而戎車久不駕此會也蔡許胡頓之君皆從之是素服於楚者皆從乎中國劉子在會諸侯畢從盤旋而問楚人之罪討子朝之孽昜於責包茅順於詰南征必可得志而功烈過召陵矣奈何以荀寅索賄失之甚矣荀寅之愚也夫子書之若曰召陵之地是昔齊桓所以治楚而尊王室者今已矣自是之後晉不復合諸侯矣盛衰之機豈不以人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此一役也滅沈之師自會而遣蔡決意報楚故盡死力執沈子嘉殺之則猶有伯討之義焉晉人不能乘蔡人之憤而用之惜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鄭地

公及諸侯盟夷晉侯於諸侯也頓十有八國之師而無所用之盟何益哉諸侯之所以服晉者以義而已義聲消沮而貨聲彰徹誓詞傾耳亦誰能守之

春秋凡會盟有魯在焉未有不以公王之者也以魯臣修魯史體自宜爾也此盟亦然所以言及者以上已言會矣此與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同胡傳謂定公求爲此盟書公及內爲志非矣此一會盟乃中國盛衰之大機夫子方致恨於晉人何暇論魯事哉

冠裳萃止侯伯服從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殷盛事也亦常事也於是焉遂止矣千百年以來先王之禮制永不可復覩傷哉自入春秋以來合諸侯無

盛於此孰知夫極盛之會乃衰散之期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杞伯勤事而野死陳子背殯而即戎許人畏楚而他徙此皆尋盟未退之時也其會也不敢不至不至則有洮子嘉之誅其至也而無所事事結強楚之怨傷小國之心而莫之或恤此後晉欲有事于諸侯其可得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內埽王室外合諸侯若劉卷者能爲天下有無者也故特卒而葬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室一人而已視王子虎有加矣卷卒不書正義曰天子告臣畧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非也卒劉卷者爲天下卒之不爲劉子卒之也葢嘉卷故志其葬非譏詞也衆子與劉子同功然而卒葬不見於春秋必有不比於劉子者矣人臣功名之際

毫釐千里郭子儀李光弼功勳畧同而末路霄壤亦足以証矣

召陵之役合十有八國之師欲以有事於楚竟爲荀寅所沮此時天子之威力未能行之於晉故劉文公亦罷役而歸天下事在人爲之慮無其心乎劉子乃心王室有天下國家之志者也假之以年必有所以制晉楚而合諸侯者惜乎奪之速也於是而王室無復人焉終不振矣春秋葢重爲王室悲也介穀不識大義立論殊無可觀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傳楚爲沈故圍蔡

國無小不可易也蔡侯朝於楚無故拘之三年楚昭不能修子辛之刑正罍臣之辟修禮以謝蔡人爲尋常報復之舉是益之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范鞅

楚內有囊瓦之釁外有蔡吳之怨晉不以時修桓文之業匡正王室而乃從事於鮮虞祇爲強臣驅除而已矣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昭）以吳子（闔廬）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楚地）

蔡侯小國諸侯一奮之間遂能以吳殘楚走其上卿破其國都惜吳不足以正楚之罪猶之尋常侵伐之師耳使召陵之役能乘蔡人之憤藉諸侯之力以問楚之釁正名討罪其功業可勝道哉失此不為曾幾何時以百年之伯主淪于於强臣之手而求貨之荀寅更先晉以滅所貪之貨安在哉

庚辰吳入郢庚午至庚辰十三日爾滅國之易未有速於此者也

此匡正天下之大機也數百年僭王之強楚一旦破滅難矣吳姬姓之子孫也雪漢陽諸姬之耻誅蠻夷猾夏之罪撫輯其人民疆理其土地請於天子爲存亡繼絕之義求諸亡國之子孫而復之以分其土將桓文讓烈矣顧乃舍大爭小班處楚宮以激秦楚之怒是謂助敵自攻也書曰庚辰吳入郢數千里之强楚十日而入其都豈可爲常乎而慢無規畫淫亂橫作猶之以燕伐燕而已吁君大

夫所不足非貨與色也以其所有餘易百年所難

遘不亦大愚乎

春秋凡救必書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復其國返其

主可謂奇矣春秋不書故知楚之復非春秋所予

也或謂楚何以得此死力於胥不知胥亦自行其

志耳復楚之言不欲懟於子胥非有德於楚也逃

賞不受初心可知彼一人者直以人國爲九可畀

哉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以小國覆楚曾以弱國餉蔡苟能推而行之何大國之足畏乎是故書歸粟於蔡予之也予魯則罪諸侯可知小國與強楚爲難而同盟之人無人矜之者可哀也哉公穀皆以爲諸侯歸之左氏不明言胡傳末之言也而今斷以爲魯者何魯史也凡有事不言主名皆魯事也禮也春秋不沒人之善若是諸侯歸粟必未有不言其國者

於越入吳

人郢之師可謂壯哉而入吳之師即在此時螳蜋
蜋於前而不知雀覘其後矣禍機之伏可畏哉又
安在國強之足恃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秤

季孫意如日卒亦猶之卒仲遂之意也彼以卿卒
則亦以卿卒之而已誅季孫之罪者不在於卒與
不卒日與不日也胡傳謂書卒者見定不討逐君
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然此非定之所能爲
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之子即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斯執元公成立

許不外偪於楚則內滅於鄭汲汲遷徙卒無安存之地小國處亂世可哀也哉是時楚有釁晉不能乘鄭滅許晉不能問室貧伯主空負同盟不知晉何以絕意於諸侯如此浸入於亡豈足惜哉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斯季桓子意如之子

左傳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葢賤之也夫上凌者必下替一時二卿並行內制於家臣而不敢不從外賤於晉人而媚詞取入逐君之威安在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既不能有諸侯而又執好我之使諸侯其誰親之助人而自伐也其晉之謂歟

小人之禍國家也非必其識之不足而誤為之葢

明知爲之者也范歎以爲主之私憾而不顧失其君與國之好爲之君者且以爲世臣上卿而莫之問也可恨也

冬城中城

杜註爲侵鄭故懼而城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亦無害但魯當日之所急者不在城與不城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何忌不言何闕文

杜註云鄆貳於齊故圍之此鄆也是昭二十五年孫齊時所居而孟懿子爲季氏伐之者也君在而

臣犯焉以不忠教耶也久矣今而貳於齊是猶孟孫之教也嗚呼不忠之不可為教亦悔之否乎公羊不論事而譏二名所謂強作高論者也意如非二名乎何以無譏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衛地林云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此特相盟以叛晉也獨怪晉非有侵伐之事見劇

於諸侯如楚之城濮鄢陵也土地甲兵猶故舉興之盟猶在何遂一旦不有諸侯乃爾人之自棄如此豈非天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晉地即瑣

齊鄭特相盟而衛亦離心矣自是晉不復主諸侯昔諸侯棄晉晉自棄也若夫盟以固信乃諸侯之好會三國則私相黨結而已世至此求伯之董率而又不可得矣是春秋之所傷也

齊人執北宮結以侵衛穀梁註曰凡言以者皆非所宜以則蔡侯之以吳子伐楚又在所譏矣然進吳創穀梁傳文也而註疏不顧又何也例之不可通如此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猶之伐衛之師也如此可以求諸侯可以伯則伯亦惟強暴者得之而已何須假義然無是理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左傳云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於周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皆王邑也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七年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十一月二子逆王晉籍秦送王而後王入于王城是尹氏世濟其惡不肯悔禍儋翩應於內鄭人應於外則鄭乃大逆極惡必誅而不以赦者齊景苟欲圖伯不當正鄭人之罪乎乃反首與之盟何也若此時定王室者又

劉畢二子之子也可謂世篤忠貞矣胡傳必謂劉畢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不與人爲善如此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人君舉動不可以輕況軍旅大事乎三月之內再侵再至既無可執之言又失行師之紀魯之君臣示輕已甚無言睦鄰矣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衛地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齊鄭衛結盟諸侯漸叛反身修省懼猶不足乃勉强爲瓦之師晉之大勢已去非一救魯可以修好故瓦之師不比於雍榆書救正謂晉失其所以救人之義亦猶齊魯交相侵伐之師不足輕重也春秋所感於時事者深而恨惜於晉人者大故不曰晉某人帥師侵某伐某救某但曰晉師是直晉師而已矣以是爲非復伯國之師也其卿不成爲伯

國之卿爾不足以勵師也

劉氏曰晉人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伏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竟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聞黨臣而逆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覇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此説是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晉此時改絃易轍痛自罪悔以晉之强謝過於諸侯猶可及也顧乃使涉佗成何辱衛侯以不堪而又侵焉鄭與衛皆傷心矣是猶垂死之人有速其斃而已其晉之謂歟

葬曹靖公五月葬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靈鄭伯獻盟于曲濮衛地

試思此時晉其如衛何一年之中或侵或盟未有寧日此皆五年前大會同盟之與國也一旦至此王靈日衰諸侯日亂矣

從祀先公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此陽虎之爲也何以書臣子以尊祖敬宗爲最重而竟專置於陪臣之手也非其時而欲祀則祀瀆且辱矣倘安以君大夫爲哉然曰從祀先公則從來逆祀可知陽虎自非從祀自正故書曰從祀先

公子孫不能正典禮而援賊臣以口實是誰之尤矣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此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而胡傳獨取馮山之言以爲昭公始得從祀果如斯言何不合道南之墓於先君之兆域而待孔子邪劉原父曰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臣而先閔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是也此與立煬宮之意同

盜竊寶玉大弓左傳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

虎說甲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盜竊寶玉大弓守府者安在魯此時幾不國矣書盜者何春秋所治者諸侯大夫亂天子之法者也下此不足煩刑書矣則曰盜而已矣盜一有司之所治也不言失而言竊竊取之也非力不支而明失之也所以甚魯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何以失何以得竊矣而守重器者何人得矣而流重器者安在國家不能修明其法至以其國之重器與其先君爲賊臣戲侮之具而終莫之問也何可以爲人子孫乎

六月葬鄭獻公 葬三月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五氏 晉地左傳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

五氏之次細事也無關於天下之重輕然而必書之者醜之也有土地甲兵之強而不知所以用之是之爲齊景衛靈也

非會非盟而次之者何伐晉也晉之甲兵土地非有今昔之異也得其道則諸侯來朝失其道則諸侯來伐其始不過一二貪臣以賄失諸侯國家亦何愛于賄臣以自衰弱乎林註云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垂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

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秦伯卒哀公卒子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云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景于夾谷孔子相盟

齊之君臣非真能好魯不過相比以叛晉非能行禮也然夫子以公往則亦行古之禮也至如使齊人不得奮其兵刼之謀止其非禮之野享尋常之

事不足爲聖人稱也

公至自夾谷

穀梁以爲危之安有夫子在會而君有危者乎傳云桓會不致安之也是夫子不如齊桓也說經不顧前後若此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報夷儀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夾谷之會夫子實相之睦鄰固義之所不廢歟要之非爲國之上務也使夫子用魯豈直爭區區一

會聞而歸田亦渺乎小矣以此爲聖人績不亦鄙乎陸燦曰以書來爲夫子自序其績則前此嘗書鄭伯使宛來歸祊矣又書齊人來歸衛俘矣爲復序誰之績乎使夫子而自序其績也與世之矜功者何異而乃謂以天自處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三家威逼君父而兩卿不能制一陪臣天下之道

強以理不強以勢強其君者人亦強之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景衛侯靈鄭游速會于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侯犯奔齊齊人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所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有属

德之心則必有責報之心施報相求好不固矣武叔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是爲寡君賜足以姚齊侯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不有其弟弟亦不有其兄而仲佗石彄爲國大臣不能調和公室又不能正色守官牽制於强臣無端相率以去自傳言之諸臣出奔者或以弄馬或以挾君不爲無罪自經文觀之宋小國也而一時或世卿或公子或公弟或大臣相率以去宋

之亂從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景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杜蕭宋邑左傳大爲宋忠寵向魋故也

人臣有罪于君生死惟命幸而宥之以出亦君恩也宋辰親則介弟貴則上卿始則率卒大臣出奔以挾其君繼則據邑作叛以禍其國罪不勝誅矣彼仲佗石彄皆世祿重臣忍於背親叛國黨之爲惡如此若宋公有介弟而不能安之共其國有大臣而不能使之安其位獨寵一向魋甘棄其弟與

大臣而不顧使相結以叛患生於國此時向魋能分憂乎亦可以憬然悟矣

胡傳以札不稱公子爲貶則此稱公子公弟皆予之乎事有不得不稱者雖欲削之不可得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樂大心之出奔以子明之譖逐之也被讒以出人亦憐之但能悔罪引慝返其祿位未可知也奈何不勝忿恚之心自曹入蕭甘納於叛天下其亦

誰能說之嗟乎入蕭之大心未必叛也一入而不可復出遂至同惡相濟寘迷不返豈初心之所及也是以君子貴慎所往

冬及鄭平

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叔還如鄭蒞盟（左傳始叛晉也）

以魯之睦於晉也今亦貳矣不亡魯之貢賦不可得雖季孫之賄其可得乎管子曰德禮不易無人

不懐此晉人不修德禮於諸侯之驗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子比立

公羊註以不日月爲不廢子之故是致後世以廢長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從來言墮三都者皆以夫子欲弱三家故爲此說

也故傳因謂是以禮爲國之兆不知三都之墮三
子自爲之而非夫子爲之也侯犯據郈公山不狃
叔孫輒據費皆叛成人則公圍之而不克公斂處
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
此家臣據邑之狡謀托詞以誑孟孫孟孫明知之
而無如之何是三都者皆三家之私邑爲叛臣所
據而三家不能制思以去之而又不可卒去故墮
之者必用師而用師者亦未必墮此則三都爲三
家患之明証也且墮都之謀亦是懲噎廢食非爲

國之上計也三都魯之險也不治叛臣而險是夷險去而叛臣猶在何損於國患倘隣國之兵至於城下如公斂處父所言何以待之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楚人克其三都君子譏之何獨魯之三都便當墮邪三都叛則墮三都季氏據魯逐君則毀魯國之都城乎左傳記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路爲季氏家臣卽惡季氏强借夫獨無規正之術乎必欲墮三都以弱之是欺其君矣子路不忍負孔悝其必不忍負季氏斷不出此且三家之强

在專晉即無三都而專政自若也且圍成之舉果出定公意三家不與聞則圍之不克適足開三家之釁而召之侮乾侯之死當不獨昭公矣此事之不可信者也即左氏記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然後墮費更不可信何也聖人防患未有舉事萬全不應狼狽至此且夫子此時未嘗在位墮三都之事必不與謀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如夫子

與子路謀墮費弗擾之帳方深安肯降心相召夫子方與其徒共謀墮費圖弗擾亦何緣欲往吾故曰墮三都者是三家意即圍成亦三家借公為重耳非公自為之也然有墮有不墮者則魯公之弱而三子之力亦有不能行於三都者矣此見魯事日衰陪臣擅命君臣俱弱向之專國逐君自為得意者適足以資逆臣為子孫憂毫無益也君子觀於闈鄆圍郈圍成墮都之事而重有感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景盟于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據胡傳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得專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大旣未得專政行道遽費公圍成中道爲少正卯所沮不克而還何以爲孔子墮成曰郈費墮則曰孔子之功成不克則曰定公之過勝則歸已敗則

歸君非君子所恐言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景衛侯靈次於垂葭衛地

濟河伐晉也此亂世之師齊衛不須論然晉辱衛最甚衛讐晉亦最甚又安在勢之可以長人也

夏築蛇淵囿

褒陵許氏曰囿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

囿成不克非魯之兵力不足以勝公歛處父也不反其本而亟事其末雖華車千乘亦惡能有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曹之事傳不言其故但衛小國而亟暴於兵將有不戢自焚之憂靈公不堪晉辱似乎有志而所爲若此何能及遠彼蓋習於晉楚之事以爲非兵革不足以自强故問陳於孔子意蓋在此孔子不對殆爲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雖伯國猶無取也况衛之力不足以服人者乎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傳趙鞅殺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趙鞅之入晉陽荀寅士吉射攻之也非與君爲難也然而以叛書者臣違難當出奔乃據土稱兵是以晉陽耕國矣以是爲無君故曰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左傳晉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辛未趙鞅入于絳荀寅荀林父後荀吳之子士吉射隨會之後范獻子之子

晉之大臣專政貪賄而失諸侯晉侯不悟也至此則六卿而叛者三家用兵於君側是何等景象也

晉事至此已不可爲矣然知文韓簡魏襄猶能假借君命以逐荀范國人助公則威權尚可急收也奈何晉之君終如醉夢不醒以趨于亡自棄者不可與有爲哀哉

晉趙鞅歸于晉

叛臣得歸晉爲無君矣曰晉趙鞅歸于晉晉無人之辭也晉地非不廣而六卿以爲私邑則晉君無土矣魯地非不廣而三家以爲私邑則魯君無民矣故廣土衆民强之形也禮樂法度强之實也君

人者謹守其成憲勿借叢而已矣

薛弒其君比林云比弒惠公夷立

弒君者有稱名者有稱人者有稱國者稱名者大惡有主名也稱人者指言其國之人也亂在有包藏禍心者是人道之變也道有死人倘或殣之況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乎而在國大臣或貴戚世卿或異姓執政豈其北面事之而老牛䑛之扶危持顛焉用彼相然而無能討之者謂之大臣無人可焉書人責在內也以是爲無同仇之義也

稱國者指言其國之事也亂在亡君臣上下是世道之變也不殊其人所謂我聞有命國中之人殆皆與聞乎故焉法不可宥漸不可長天子有渚宫之刑友邦有及身之慮然而無能詰之者謂之隣封無人可焉書國責在外也以是爲無纓冠之義也

十有四年是年闕冬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先王建國雖小必有世臣與之共休戚國將亡必以次頹落其世家之臣而後國從之戌也衛之世卿也故謹志之陽結相繼而去則大臣不安危亂之象也春秋之時大夫出奔常事也所謂有故而去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故臣有負罪待察之義君有導送出疆之禮鄰有卿遣從大夫之例古君臣相與有禮雖罪戾之日畧示斥遠之意刑不上大夫也君不忍輕絕其臣臣亦不忍輕棄其君孟子謂故國有世臣非虛也自商任沙隨之役君與

亡臣爲譬古意蕩然彼葢不知世臣之重也嗣是以來禮意衰薄君以世祿大家耦上逼尊必務去之爲快而世祿大家亦遂猜疑自危嫌釁日積宣成以前大夫出奔時閒有之襄昭定哀之世相望於册大家既盡國亦衰亡馴致戰國之君强半亂臣竊國至嬴秦掃除封建於是神明之統歸於泗上之匹夫而開闢以來神聖之子孫辨族賜氏分職授祿之意永不可復此非秦灋之力强於千八百國之諸侯也君無同憂共患之人而兩歸其利

於後起者之藉也吾觀於襄昭定哀之世其大夫奔亡之多而莫之或恤追思古君臣相與之意而亟有感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頓從於召陵之會者竟爲楚所滅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猾夏而莫之或恤也夫陳楚惡而頓勞陳楚合而頓滅爲人役而終無當焉者頓是也有令日事晉之心何如當日無從楚之心死生存亡皆

有天數凡從楚之國皆以次就盡亦何益乎苟專心致志乃心王室雖不免於亡不愈於叛楚取滅乎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黨）

公叔文子賢大夫也而有功於國其子戍雖以驕致亡然君利其富非盡臣之罪也苟無大過存世臣可矣今又治其黨是公叔文子之裔終削迹於衛無返國之期不亦甚乎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林云此越勾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

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敗吳師射殺闔廬
左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忘

書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見以強大困於弱小
蓋自取之所以戒諸侯之無禮自致滅亡者杜註
謂罪人詐吳故從未陳之例胡傳因之夫兩軍披
刃死士再禽猶可以未陳爲詞乎又曰夫椒之戰
復父讐也非報怨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又
非也夫差若果能復父讐春秋當嘉予之可謂之
常事乎所以不書者正謂夫差信佞貪賄忘父親

譬自召滅亡故削之以為不足書也且康侯敗讓國之季子於三十年之前以罪其生亂獨恕夫差存殺父之勾踐而忘其覆國之罪同一吳事而低昂不平何邪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衛地即脾上梁間

謀救范氏中行氏也二氏晉之叛臣也齊陳氏之纂景公知之矣魯季氏之禍定公見之矣然齊有伐晉之舉魯有脾上梁間之會丘權未盡去也乃不憂在內之强臣而叛臣是助倘亦以飲鴆為蓑

生之欒石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景會于洮左范氏故也

魯衛齊宋結相叛晉故多樹黨不知天下之惡一也千乘之君當以義獎率天下雖大國必畏之乃與亂臣結黨相助則是盜賊之謀其何能淑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天子有事於諸侯止此矣

自齊桓賜胙之後久不聞此舉矣天子不能有諸侯諸侯亦不復崇天子此而書之猶以君賜爲榮

所以存天王且以媿侯職之不修而助祭禮闕者同一賜胙也在宰孔之時伯業方新天王之氣象亦一新於是有下拜而登受者在石尙之時王伯俱盡君子亟存之俯仰兩事不勝文武周公之感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殺母之事有謂其不然者其一謂宋者南子之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乞入其家敢乎哉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

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之言必聽從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臨江劉氏之言也一謂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此當山劉氏之言也夫以書世子斷其爲誣楚商臣蔡般皆弒父者未嘗不書世子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當日衛之是非所以紛紛不定者亦謂子雖不可拒父而殺母之人必不可以

有國耳不然拒父爭國即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冉有子貢又何疑于夫子乎汪氏曰蒯聵於輒迫以兵而必奪其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耻南子之淫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得之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左傳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也衛以一婦人之故使其世卿大臣世子相率而逐於外亦何能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以介弟之親無故而奔外又無故而叛君至於

事勢窮迫又轉而之他已不親親而人是求人亦孰能親之再書弟再書奔所以見辰之自絕深惡之也

始禍者地也又爲兄黨逆者仲佗石彄也而又同叛春秋獨責於辰則辰之爲首惡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叛君者者不得有其爵也鄭伯克段叛君者不得有其親也辰既入蕭以叛而又聚諸亡臣以爲國難其惡視欒盈鄭段有加焉其自絕於宋久矣乃其自蕭來奔也仍以宋公之弟書之此

聖人憂世之極而禮教無已之深思也天顯之親絶之而不能絶雖召戎伐京師欲以奪位簒國如王子帶者終宥而復之而叔段亦終使有後於鄭兄弟之誼不與他人同宋辰困迫無所之猶不投命君親甘心絶世於宋則辰之宜悍至死不悟也書曰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聖人於亂臣賊子未嘗不發其天性之良苟能悔禍聖人亦嘉與維新而何亂亡之有於斯之時王伯既息禍亂日甚宋有辰地之兄弟衛有蒯聵之父子魯有昭季之君

臣夫子於春秋告終之際薛諄諄然宋辰稱弟衛蒯
稱世子其在魯則猶釋去樂叮嚀於君臣相與之
際不一而足蓋時逾迫而憂逾切所以爲聖人之
春秋也若但論例論書法則叛君殺母大逆極惡
即誅絶有餘死又何公弟世子之可言

大蒐于比蒲

姜鳳阿云蒐以國事舉故雖公在而不書公若觀
棠狩郎則公自遊觀非國事矣以公在故邾子來
會公當時權在三家三家爲數軍實然而未嘗不

恭公以行而邾子之來會必比蒲地近邾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是年經不書冬何休以爲貶受女樂之故冬者天子之四時天下之所公也去天子之時貶本國之君臣以志巳之去國何休註殊不可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隱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中國無主夷狄恣其蚕食先王建國至是幾盡矣胡與頓定四年皆會召陵而以近楚獨滅莫之或恤也胡傳謂胡子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彼頓亦見滅豈亦乘楚之約邪且楚之約而不可乘是畢世無可爲之日矣又云羿豹之不能死位與歸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書爵予楚子不可訓也豹書名諸侯失國之常也楚書爵君親將之常也

夏五月辛亥郊

魯以侯國特賜重祭比於天子子孫承祧宜何如謹凜而養牲不敬舉事違時褻天慢君於斯極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定公乘亂竊位十有五年制于强臣困於陪隸季氏既卒而不能收其權輕舉圍成而不能制其服至于寶玉大弓爲盜所竊幷守府而不能矣褻祖辱國前此十公所未有也徒汲汲於會衛齊助荀范苑比蒲所謂愚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此地居宋鄭之間是子産所與宋人爲成而曰勿有是者也罕達伐宋杜以爲取此地也納宋之叛人敗盟取地以處之欲以病宋也管仲曰君若以德綏鄭加之以訓詞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夫攜其國之罪人其圖其君父是齊桓所不能行之於鄭者鄭乃欲行之於宋乎自此兵連禍結無益于國而負不義於天下亦何利焉世之人私心小慧無所

不至而不顧理之可否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未有能濟徒自失耳

齊侯景衛侯靈次于蘧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

以制也此言非也雨不甚猶可葬雨甚何能葬人子獨忍急於死其親乎

辛巳葬定姒

定姒不稱夫人不稱小君杜註云臣子怠慢非也定之妾哀之母哀未踰年未得成君止應稱子未致尊崇其所生故定姒不得以夫人卒葬如君氏卒亦一証也彼隱公有意詘其母故無謚不葬哀未得成乎禮故有卒葬而無尊稱

冬城漆

�者邾庶其所竊其君之土以來奔者也今而城之是安意於叛臣之竊而無返正之期矣上書邾子來奔喪下書城漆國君之敬事不如叛臣之利交人之無良不顧義禮如此也